

霧峰蒲坪林姓傳記文獻初輯

陳漢光

一、前　　言

我國許多族譜，喜歡把自己的祖先記錄到周代，甚至追溯到黃帝，林氏譜系亦然。這與聖經中的耶穌族譜，可以遠溯到亞當——「人類始祖」，並沒有兩樣。關於這些，時間過於綿遠，實無可考，我們只得從福建的開基祖說起。

比轉具有規模的進行；不過，在二年前，曾有一位美國博士孟昭漢小姐（Johanna M. Menzel）前來訪問，注意到研究霧峰林獻堂先生族系的史事；同時也蒐集了不少關於板橋林本源家資料。

福建林姓直系始祖林祿，字世胄，一作世蔭，林穎（林姓第六十三代）之第二子，生於晉泰始十年，世居濟南，後徙下邳。從元帝南渡，充招遠將軍，領合浦太守。太寧三年，奉飭入閩守晉安郡。永和十二年逝世，追封晉安郡王。配夫人孔氏。合葬今惠安縣塗嶺。其所傳族系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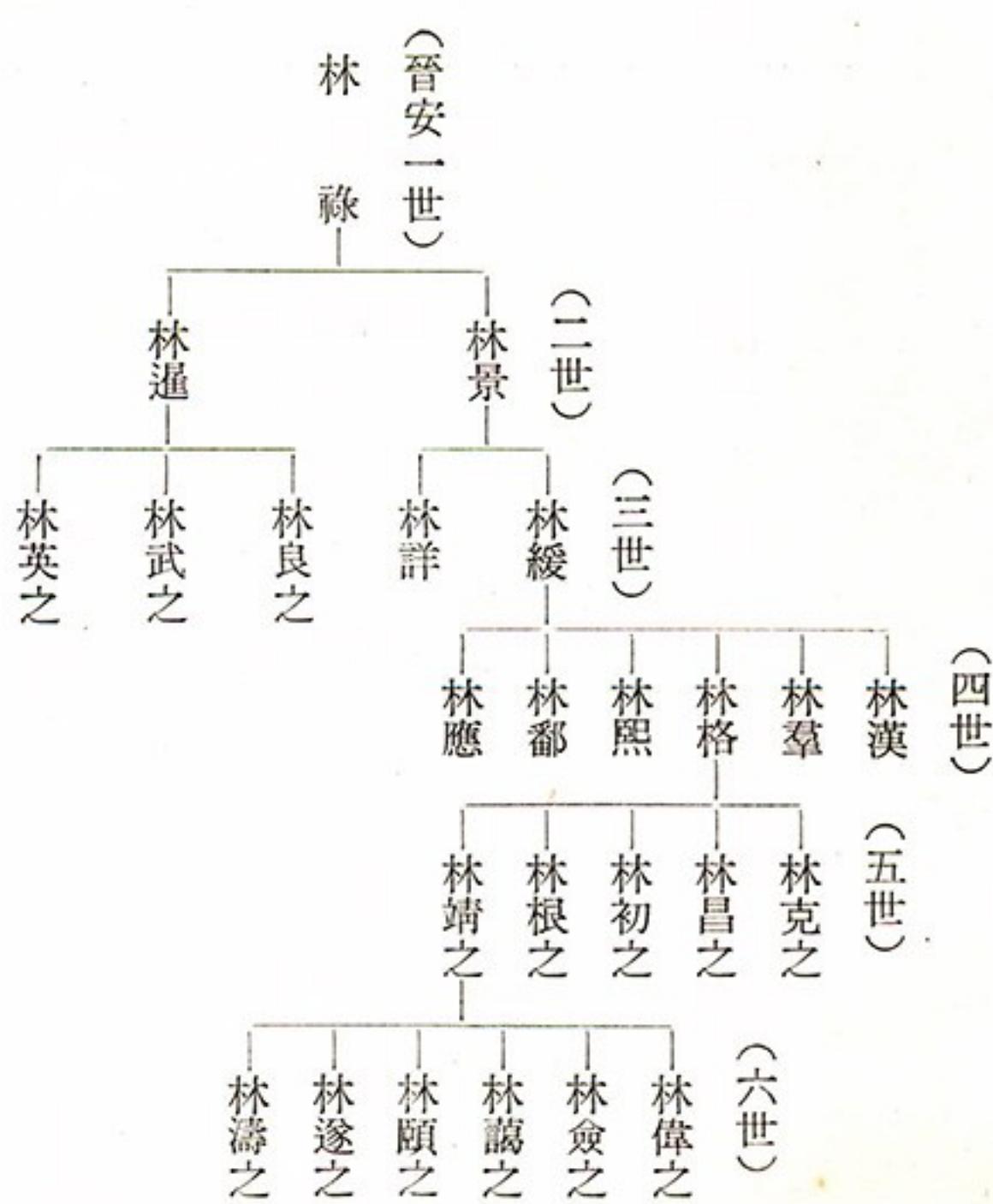
題，實令人欽佩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我却非常懷疑她是否能獲得正確的結論。我所懷疑的不是她的研究方法，而是資料的蒐集和一些有關問題的了解方面。

不過經過她這次訪問之後，引起了我對於霧峰林獻堂家和板橋林本源家發生很濃厚的研究興趣，因此我也蒐集了一部份資料，作初步的研究。現在我先把部份林獻堂先生家族的傳記文獻整理出來，以喚起臺灣省內對於一個家族的歷史探索，同時也可作為本省傳記文獻中之一種補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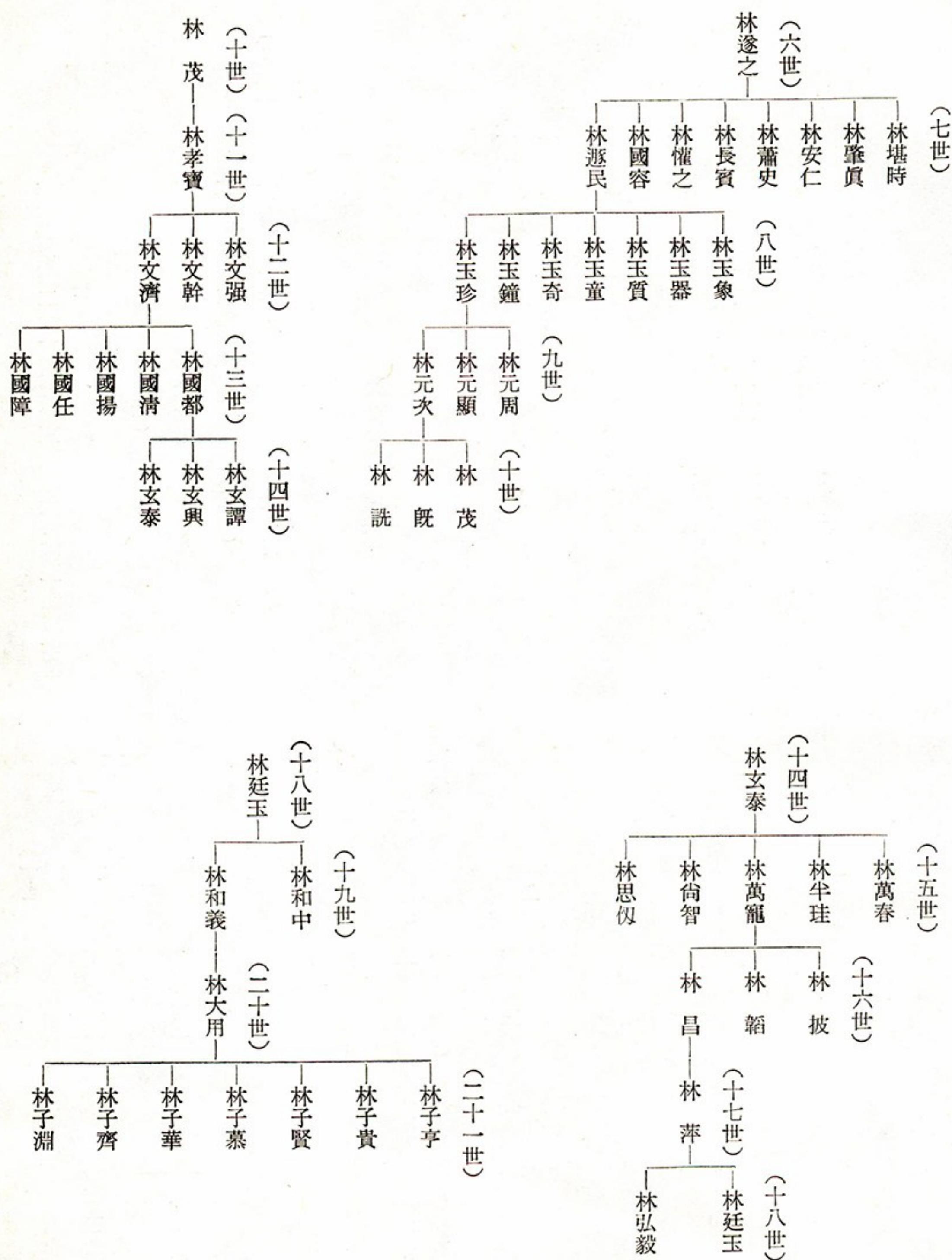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霧峰林姓族系

在未輯霧峰崙坪林姓傳記文獻之前，必須先弄清楚他們的族系。下面是用民國五年林輅存纂的（林氏）「族系考」及民國十六年莊嵩編的「林氏家傳」等作為根據；始於晉代福建開祖，迄至遷台子孫，共計四十一代，分為三個族系敘述如下。

1. 福建晉安林姓族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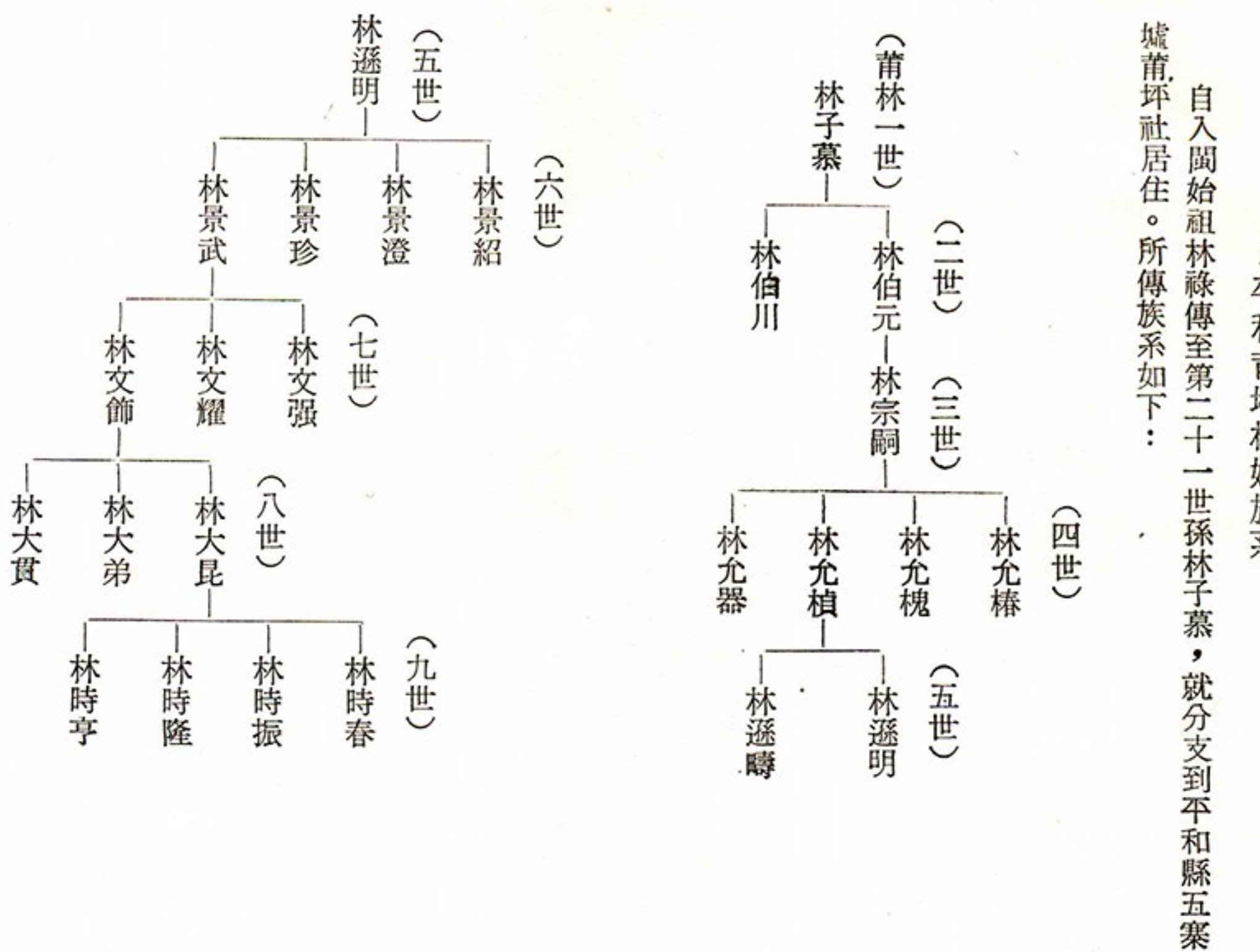


一 輯初獻文記傳姓林坪莆峰霧 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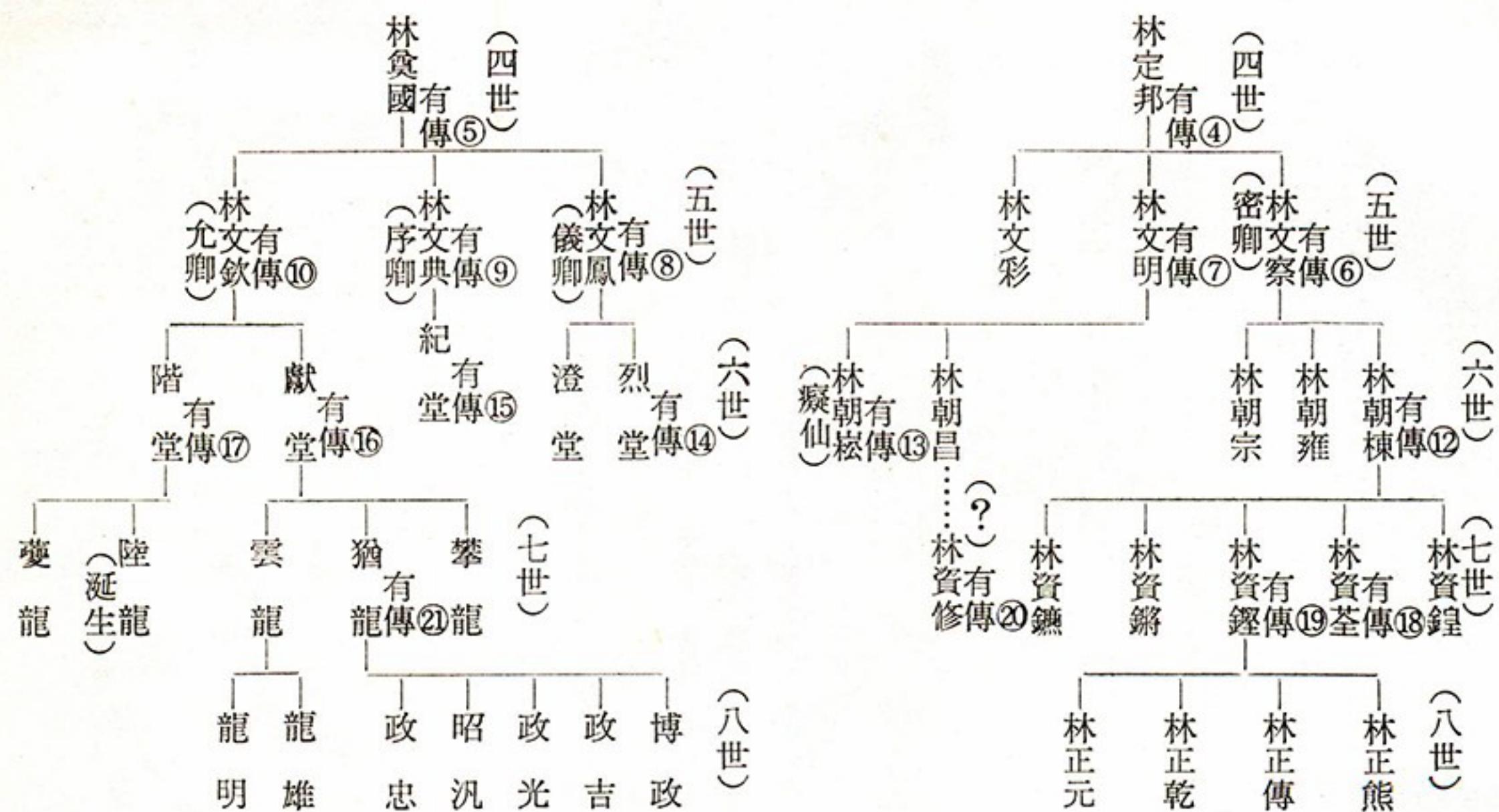


2. 平和莆坪林姓族系

自入閩始祖林祿傳至第二十一世孫林子慕，就分支到平和縣五寨墟莆坪社居住。所傳族系如下：



一 輯初獻文記傳姓林坪莆峰霧



下面的傳記，是從古文獻集到的，一人如有二種以上者，則只選輯一種。選輯的原則是重資料的價值，不是以文字好壞為標準，至事有足傳而未經前人撰述的，則由本人為之補入，亦言必有據，不敢率爾操觚。臺灣任何家族的傳記文獻，似乎沒有一個比霧峰林姓更多的。下面只是初輯，不久將會有二輯或補輯相繼刊印。尚希同道高明者賜予指正。

三、霧峰林姓傳記

太高祖石公，福建漳州府平和縣五寨墟蒲坪社人。自（始）祖子慕公遷於此，子孫蕃衍，傳十二世至持公，字扶我諱可相，娶莊氏，生子三：長深、次洪、三江。江公名淑字良士，娶曾氏，生子三，太高祖其孟也。次受、三總。性孝友，力田讀書，慨然有遠大之志。年十歲失怙，又二年而母氏云亡，兩番喪葬，哀感鄉鄰。方是時莊太孺人猶在堂，受公九歲，總公七歲，家有薄田差供衣食；太高祖上奉祖母，下撫弱弟，俯仰之際，有逾成人；識者蓋豫卜其心有以自立矣。年十八，結伴渡臺。顧炎壽之區，來者多樂居城邑；太高祖獨周歷草萊，備嘗艱險，陰為拓土定居計。嗣以莊太孺人書至，匆遽復歸。越七年，莊太孺人卒；窀穸既安，太高祖年已二十有五矣。有勸之娶者不顧，乃令兩弟守廬墓，毅然獨行，以乾隆十九年，復至臺灣。是時彰化開闢未久，土厚泉甘，太高祖成算在握，即卜居於揷東堡大里杙莊。莊外負深山，溪流交錯，土蕃據之，每出殺人。太高祖不畏艱難，防禦周至，購地而耕。治溝洫；立阡陌，負耒枕戈，課晴習雨，勤勞莫敢懈。數年家漸裕，拓地亦愈多，雖蕃害猶烈，幾瀕於險，然而堅毅不

屈，卒底於成。三十二歲始聘於陳氏；陳氏少於太高祖十四歲，是則我之太高祖母也。嗟乎！斯寧非冒險投荒，有志者之規範耶！乾隆二十二年辛巳，太高祖歸展墓，議奉骸骨而東遷，受、總二祖贊之，遂挈與偕行。既至，遂改葬於阿罩霧莊之前。兩弟亦先後授室，各治其業，產亦日殖，歲入穀可萬石。顧性好任卹，遇年歉，輒出倉穀以濟；黨之人，靡不周焉。當是時彰化縣轄漳泉分類械門，蔓延數十村莊；太高祖每出而排解，終不息。念此非樂土，議復故里，乾隆四十八年，命高祖考携資赴平和，謀置產避患。高祖考既至甫坪社，方相地築屋，得病遽逝，塗不果。於時械門益烈，殺人越貨，以相雄長。莊人林爽文者，聚黨徒，立約束，有事相策應，羣不逞之徒，皆出入其間，衆至數萬人，爽文遂謀起事。太高祖知之大驚，歎曰：此滅族事胡可爲；往晤爽文止之，不聽。太高祖曰：人生欲得富貴爾，吾今幸得稍溫飽，終不忍視汝及禍；能從吾言，毋妄動，願割產之半俾汝，且以一子爲汝子；聲淚併下，爽文意動，願解衆，而衆不從，乃竄於深山。然亂勢已成，終莫遏；五十一年塗揭旗以亂，衆擁爽文爲首，攻陷彰化，殺守吏，進圍諸羅，略淡水，南北俱動。太高祖見事已至此，欲棄家走內地，命諸婦且歸寧別父母。長媳黃氏，父爲鹿港海防同知書辦，以婿旣早沒，女又遠去，持不可，入稟同知，禁出港。太高祖欲道南北，而所在俶擾，路阻莫可行，乃潛匿鹿港。五十二年冬大將軍福康安率師至，進復彰化，打大里杙；爽文拒戰不敵，逃入集集內山。官軍放火燬廬舍，莊人多被捕，繫縛滿道。里有何倣者無賴也，常告貸，雖與之而意不足；至是伺太高祖寓所，以語衙胥，謂林某與爽文同宗，擁資厚，可得而利也。偵者至，遂被逮。太高祖仰天而歎曰：豎子誤我，吾固知有今日也。高叔祖大公方十四歲，挺身從，至獄，侍左右，奉飲食，號泣旻天，願以身代。未數月病卒，藁葬於鹿港埔。五十三年爽文被擒至郡，諸人亦解郡待讞；訊之日，康安語爽文曰：汝一匹夫敢謀大逆，豈無有阻汝者乎？曰：衆皆欲我爲王，博富貴，唯族人某力諫不可，具言其事。康安曰：林某誠善人也，命釋之，歸其產，且與六品軍功。出獄之日，病卒旅邸，權葬於郡治之

郊。初被逮之時產亦籍沒，及是欲請歸，而官中索金萬元；時方經喪亂，力薄不足以賄，高叔祖棣公又持不可，謂中堂既旌我父之功，豈有復抄我產之理；遷延歲月，上下相蒙，而產竟不能歸矣。太高祖生於雍正七年己酉二月十四日巳時，卒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五月二十日未時，享壽六十齡；號朴植，子六：長遜、次水、三瀨、四棣、五大、六陸。越數年歸葬於貓羅堡阿罩霧莊之後山。陳太孺人旣遭大故，而志不稍衰，督勵諸子以光復舊業爲念；塗城、太平諸宗之得有今日，抑不能不謂太孺人之所賜也。太孺人生於乾隆八年癸亥五月二十二日未時，卒於道光六年丙戌十一月初六日寅時，享壽八十有四齡，葬於阿罩霧莊之前。

2 林遜（林獻堂撰）

高祖考遜公，石公之長子也。有弟五人，而特爲石公所鍾愛。石公有所慮，與之謀，答語恆中肯。年十八聘黃氏；數年舉兩子，長爲曾伯祖瓊瑤公，次則我曾祖考甲寅公也。於時太高祖方墾殖於大里杙之野，田疇日廣，居人日繁；高祖考撫字佃農，招徠商旅，首立鄉約，一方賴之以安。顧其時漳泉械門之風已起，由郡治而蔓引於四郊，凶焰旣張，非里可喻。高祖考默念此地不祥，亟白於太高祖，請置產甫坪爲三窟計，太高祖許之。乃携資獨行，旣抵故里，營繕多方，不遑寧處，而天道無知，遽病以卒；時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月初五日申時也。距生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九月二十六日寅時，享年二十有二齡；號宏美，遂葬於甫坪社時銀塘狗榜峴。報至，太高祖大慟，長子猝失，巨變將成，而西歸之途又絕，寧不痛哉！及林爽文起事，太高祖被株連，家人星散；高祖母黃太孺人負兩子挈一婢，竄荒谷中，渴飲溪流，飢則擷野菜剝地瓜以啖；棲風宿露，跋涉山壑，舄破足繭，至採月桃葉以裹，婢又道斃；黃太孺人與我二祖之幸而得全，蓋九死一生耳。事平始歸大里杙，顧室毀產沒，莫可居；諸叔已遷塗城莊，乃往依之。時谷口溪濱漏籍之田所在多有，諸叔以黃太孺人守節撫孤，割粗溪仔三十石與之。而陳太孺人因其父請禁港之故，怨黃氏深，他人又時有

一 輯初獻文記傳姓林坪莆峰霧

煩言，乃率兩子別居阿罩霧莊，築草廬以蔽風雨，孤苦伶仃，忍飢寒以造成復興之業；斯則我霧峰一系所當鑄金而事者也。黃太孺人名端娘，號守志；生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十一月二十日丑時，卒於道光十五年乙未閏六月十五日辰時，享壽七十有四齡，葬於阿罩霧莊南勢。

3 林甲寅（林獻堂撰）

曾祖考甲寅公，字如圭，遜公之次子也。年二歲失怙，母黃太孺人撫之以育；六歲而遭林爽文之亂，家破產沒，伶仃孤苦，與曾伯祖瓊瑤公侍膝下；母子三人相依爲命，瀕於險者屢矣。及平，隨黃太孺人居阿罩霧莊；稍長習賈，懋遷有無。顧乏資，所入僅足供衣食。一夕夢社公告之曰：吾嘉汝孝行，而性純樸，吾座下有金十二，將以賜汝，汝其勉力爲之！旦日赴大里杙莊，途次有社公祠，入而謁之，果得金，拜受而歸。遂以此營商，往無不利。當是時阿罩霧尙爲土蕃之地，土厚而腴；然蕃愚且惰，不能耕，原田臚臚，委於草萊。乃購其地而墾之，歲入稍多；而近山一帶出產盛，伐木燒炭，又操其利。於

時瓊瑤公已遷於柳樹湳莊，與阿罩霧相鄰，亦各建其業，兄弟友愛，時相往來。每念幼年時事，未嘗不淚涔涔下也。曾祖考既富，歲入谷可四千石；道光十七年十月，乃命諸子各立家業，以衍宗支；而素持勤儉，布衣蔬食，樂善不倦，鄉里之人靡不稱之。配董氏生三子：長定邦、次奠國、三振祥。董太孺人生有淑德，相夫教子，故能以成其家。曾祖考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九月十四日子時，卒於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二月十六日午時，享壽五十有七齡；號寬裕，葬於阿罩霧之阡。後以從伯文察有功於國，追封資政大夫，誥贈振威將軍。董太孺人名悅，號淑慎，生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二月二十三日未時，卒於咸豐十一年辛酉九月二十三日未時，享壽七十有一齡，葬於阿罩霧莊；晉贈恭人，誥封一品夫人。

4 林定邦（林幼春撰）

曾祖考諱定邦，其先彰化大里杙人。自七世祖石公，以林爽文之累破其家，我太高祖遜公，又沒於漳之平和故里；於是太高祖妣黃氏，乃挈其二子遷於阿罩霧，則我高祖考甲寅公與高伯祖瓊瑤公是也。高祖考生三子，復抱養他人子一，長則我曾祖考，次曾叔祖奠國公，次曾叔祖振祥公，次抱養曾叔祖四吉公；載世孝慈，家道復振，善人繼起，能讚其緒者，厥惟我曾祖考矣。曾祖考性質直，以能排難解紛聞於時；鄉人舉爲連莊總理。於時民俗愚蒙，法網疎闊，強者恣爲暴戾，弱者困於憑陵；曾祖考內惻於心，外思其職，苦口婆心，百方補救，雖終入虎穴以殞其軀，然而死義死仁，固其志也。謹按家譜，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某日，草湖莊土豪林和尙據人勒贖，我曾祖考往諭之，反爲所戕。咸豐元年六月某日，先祖考偕先伯祖卒細林和尙致於曾祖考墓前，灑其血以祭；（事詳先祖考及先伯祖傳中）閱十二年（同治二年）先伯祖以福建陸路提督兼水師提督奉旨平臺，乃改題墓牌曰：誥贈振威將軍。嗚呼！聞我曾祖考之風者，亦可以勸矣。

5 林奠國（林獻堂撰）

先祖考奠國公，諱天河，字景山，甲寅公之次子也。自甲寅公居於阿罩霧莊，產乃日殖。莊負山環溪，鄰鄉多巨族，各擁一方，非蕃害則械鬥，故莊人皆習武；手未耜、腰刀槍，以相角逐，而先祖考能御之，里黨子弟咸就勤焉。同治元年春，邑人戴潮春謀起事，淡水同知秋曰覲至東大墩欲治之。途次聞其勢盛，遣人具幣至請率鄉勇以衛，即挈二百人往，至新庄仔莊而曰覲已被殺。初、四塊厝莊人林日成爲勇首，護曰覲行，及是而叛；見我軍至，即來攻，先祖考禦之，以其衆盛，退歸阿罩霧，鑿濠固壘，聚米鹽，討軍實，爲持久計。已而日成來攻，衆至三萬餘人；先祖考命先伯父文鳳公拒之，搏戰三日，日成敗走，莊始固。二年冬堂伯父文察公以福建水陸提督，奉旨平臺，先祖考見官軍至，即率鄉勇數百人從，皆精悍善戰，力蹙之，次第平；遂與文察公提師歸阿罩霧，招撫近山，經理善後；事聞，以功授知府，賞戴花翎。三年四月，閩浙總督左宗棠以延平軍務危急，奏調文

察公內渡。先祖考亦率兵從至福州，未幾而漳州陷，下游倅擾，檄由同安規復。十一月駐軍洋州，距城三十里；十二月移駐萬松關，兩軍相持，疊接戰，互有勝負。時大軍未集，所部臺勇僅五百人，先祖考偕文察公率麾下二百人巡視各壘，至瑞香亭太平軍遽至，我軍拒戰，而圍愈急，未能出。文察公竭力奮鬥，所部多死傷，乃顧先祖考曰：吾爲國家大將，義當死，阿叔可破圍出，毋俱盡。先祖考不肯，文察公復迫曰：勢危矣，可趣去，吾將殉之！遂授命。於是先祖考收餘軍以退。而臺勇乏餉，未能歸；乃至福州見大府，請餉九千兩爲遣散費，總督慶端不許，命待命。已而索賄五萬兩，不從，文鳳公請與之，不可，曰：吾爲國家效命，率子弟赴疆場，糜財固不足惜，而彼反以功爲罪，此胡可者，且吾與鄉里五百人而西，今所部多歿，吾獨生還，又何面目以見父老乎？遂以家事委文鳳公等，命各恤其家，而自留省垣。越十七年卒於旅邸，時光緒六年庚辰六月初六日亥時也，距生於嘉慶十九年甲戌十月二十九日寅時，享壽六十有七齡。先考聞警，倉皇赴省治喪事。其明年乃扶柩歸葬貓羅堡柳樹浦莊涼井仔；誥授朝議大夫，贈中憲大夫。配賴氏名貴娘，號莊恬，誥封宜人，晉封二品夫人；生於嘉慶十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一日寅時，卒於同治十年辛未八月十七日申時，享壽五十有八齡，葬於藍興堡廣隆莊南勢園。繼室羅氏名蕉娘，號淑慈，誥封恭人，晉封二品夫人，生於道光十二年壬辰九月二十七日午時，卒於大正十年辛酉八月初八日亥時，享壽九十齡，葬在霧峰莊菜園。子三：長文鳳、次文典、三文欽。

6. 林文察（林幼春撰）

伯祖諱文察，字密卿，彰化阿罩霧莊人。幼歧嶷，爲曾祖考所鍾愛；以其狀貌不類武夫，十四歲使就學於邑之宿儒楊廷鰲。顧性不喜帖括，而樂聞古今治亂興亡之故，忠臣義士致身立節之所由，茶肆中有善談漢宋關岳遺事者，伯祖廢寢食從之。同舍生或譏其荒，伯祖冷然應之曰：汝曹所慕者秀才，我意殊不在此，遂不應童子試而歸。十九歲丁家難，報至，伯祖躍而起，擎鎗將赴之。時曾祖妣戴太夫人在

堂，持之曰：汝父屍未歸，汝弟猶居俎上，胡可造次。伯祖哭而跪曰：謹受教；乃使人以巨金贖先祖，而輿櫬以迎曾祖考之喪。既大殮，未及葬，我二祖集鄉里父兄子弟而告之曰：吾父爲急人之難，而自及於難，巨慈未滅，我兄弟不與之俱生，諸君有能助我者乎？僉應曰：願從，有死不二。我二祖跪而謝之。又告曰：我寧冒萬險以生縛之，諸君以爲何如？僉應曰：願奉命。議既定，某月某日乃椎牛夜饗，仇乃數易其據，設詐以疑我。嘗朝食於東，而暮宿於西，貓羅數十里間，巢窟十數；我二祖如狸之逐鼠，齧指，誓必得之。計邀之於路者四次，擊之於戲場賭館者二次，彼我傷亡數十人；歷三十四度月圓，終破壁擒林和尚以歸。墓祭之日，我宗我里之人畢至，伯祖手刃之，以告於曾祖考之靈曰：今日之事，不特報仇，亦期以繼我父之志，而少戢兇人之焰也。二祖哭，衆皆哭，哭聲震野。旣而有張皇其事以報官者，官以公牒來索罪首，問徒黨，舉莊遑遑不安。伯祖密謂先祖曰：事已至此，我匿而不出，將益使官府輕信一面之辭；今殺人報仇，雖破法，然情或可原，且彼暴而我仁，事少寬必有緩頰者，我將自投，汝善其後，毋使釀成巨變也，遂到案。邑令廉得其情，故緩其獄。咸豐四年五月，閩南小刀會匪，竄擾臺灣沿海，踪跡如飄風，官兵無如之何。北路協副將曾公玉明力言於鎮道，請使伯祖立功自贖。伯祖感奮，率鄉勇二百人爲前鋒，與賊戰於雞籠，破之。他日又縛大筏，架火器，逐之於海中，燒賊船二，餘賊逃去。事平，以游擊錄用。咸豐九年，閩中大盜郭萬淙陷麻沙，攻建陽，聲勢洶洶，人情危懼。閩浙總督檄伯祖募二千人內渡，伯祖遂以先祖爲前鋒，轉戰閩浙間；於時清兵、太平軍均用刀斧，我臺勇獨用火繩鎗，射法素精，名心尤熾，形勢在絕地求生之際，將士有布衣昆弟之歡，故能以少克衆，所向有功也。計其立功之地：在閩則延平、建寧、汀州，在浙則衢州、處州諸府屬最著。計其遷轉之階：起家游擊，而參將，而副將，而四川建昌鎮總兵，而福建福寧鎮總兵，而福建陸路提督；不數年間，遂手握軍符，坐鎮南嶺，風雲際會，何其盛歟！同治元年正月，臺灣戴萬生、林

日成倡亂，彰化、斗六同日陷；鎮道以下文武死者數十人，全島震動，阿罩霧以斗大一山莊，被圍累月，賴從叔祖文鳳公之力以守。七月信使至營，先祖微服潛歸，有所布置；伯祖請於朝，願以所部回籍勦撫。而移鎮伊始，百廢方興，加以北道阻修，文書尤滯。同治二年八月廷寄達漳，命伯祖以本官攝水師提督辦臺灣軍務；伯祖念切維桑，九月治裝，十月全師安平上陸，以思歸之壯士，當烏合之叛徒，以父老之枕戈，待將軍之號令，蓋不待戰而機已決矣。長驅而下，以十一月初三日收復彰化，羣醜次第擒獲，大局底定，先後僅二旬耳。翌年夏，太平軍李世賢入閩，羽書日夕至，而士勇離家久，多不欲行。伯祖義不內顧，六月某日令本標先發，由艋舺泛海到任。伊時上下游均俶擾，援軍未集，諸將閉壁自固；伯祖獨激厲士氣，力遏鷗張；二十四日諜報敵將襲泉州，伯祖截之於同安，明日又拒之於江東橋，小楊洲，三戰皆捷，敵渠憤甚，傾穴而來；十一月初三，以小隊五百人遇敵於漳州東門之瑞香亭，相持竟日，敵人死傷枕藉，而僨我無援，終不退，日暮圍漸合，我軍子彈竭，敵以勁騎來衝，燐焉俱盡。何辜蒼天殲我良人，寧不痛哉！事聞，清廷贈恤疊至，加太子少保，謚剛愍，賜祭葬，入祀京師並建功殉難地昭忠祠，予世職騎都尉。伯祖事跡，具載清史，凡茲所存，百不逮一，然詳其所略，而略其所詳，正欲使百世後昆，讀之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，因以悟英雄多起於艱難，而忠孝必根乎天性也。

7. 林 文 明（陳漢光撰）

林文明，定邦的次子，文察之胞弟。原是一個農夫，後來跟從文察轉戰閩浙，屢建功勳，累官至副將。清同治九年因事至縣庭投質，被委員凌定國殺死縣堂，且報請撤奪官銜。其母戴氏，四度上京控告被誣，拖訟多年，未得結果。「劉壯肅公奏議」有奏雪林文明冤殺片，詳記其事。

8. 林 文 凤（林獻堂撰）

先伯父文鳳公，諱萬得，字儀卿，號丹軒，奠國公之長子也。性任俠，結交多奇士，濟困扶危，萬金不稍惜，故人爭効命。同治元年春，邑人戴潮春起事，陷彰化，殺守吏，所在俶擾。三月股首林日成擁衆三萬餘來攻，環圍三匝，斷水道；時莊中丁壯多從堂伯父文察公轉戰閩浙，僅遺七十有二人，願同生死，先伯父乃分爲數隊，扼險守故里前後厝之怨，誓必滅我，嘗一日陷圍數次，莊幾破，我隊力禦之，開礮擊，自日夕至於黎明，莫少懈。日成又募死士乘夜潛入，我隊輒殪之，而圍愈急。時東勢角人羅冠英駐軍翁仔社，聞報，越二日，率二百人至，皆粵族；衆慮內變，先伯父曰：彼來援，是愛我也，寧有是事。椎牛饗之，出家資數萬列於庭，向衆而言曰：諸公跋山谷，冒危險，以來護我莊，其濟，莊之福也，不濟，吾以死繼之，不腆之資，願供一醉，幸毋爲賊人有！衆皆曰：諾，願殺賊，乃耦其人而守之。又一日，塗城、太平、潭仔墘、頭家厝等莊族人亦先後至，衆可四五百，士氣大振，我隊開壁出，搏戰隴畝間，縱橫突擊，呼聲動天地，無不以一當百，陣斬數百，俘虜數十，日成大敗踉蹌走，自是不敢復攻阿罩霧。當是時彰化既陷，鎮道俱死，潮春、日成之黨多至十數萬人，破斗六，圍嘉義，攻大甲，搏戰數百里，而阿罩霧以一村落，介立於紅旗之間，防戰經年，圳水又久爲萬斗六莊洪姓所遏，良田盡闢，粒米不收，乃出倉谷以賑，聯絡沿山一帶，立約束，備器械，養精蓄銳，爲規復計。二年冬文察公奉旨平臺，先祖父率鄉勇助戰，潮春、日成次弟就滅。時方經大亂，流亡滿道，先伯父拊循鄉里，飢者食之，寒者衣之，病者藥之，集農人治畎畝，構廬樹藝，衆始得息。除夕之夜，圍爐聚飲，先伯父忽流涕曰：當吾莊被圍時，吾三夕不寐，仰視飛彈，如雨入室，吾自分必死，不能以家人相見，邀天之福，仗祖宗之靈，幸得復覩太平，吾今思之，心猶悸也。又曰：莊人可愛，與吾同患難，冒生死，吾不能一一存問，心良慊。命家人代視之，男女老少各贈百錢爲壓歲，遂以爲例。初文察公提師內渡，先祖考從，進復漳州，不利；嗣至省垣，爲臺勇遣散計，而大府反事苛求，遂不歸。先伯

臺灣文獻

父時往省視，跋涉波濤間，邑中公事，又知無不爲，護閭閻，詰盜賊，排難解紛，衆倚爲重。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，野蕃出草，乘夜來襲，先伯父聞警，提鎗出，趣召莊人禦之，鳴金發礮，列炬如白晝，蕃驚散竄，逐之。而堂伯父文明公亦率一隊遏其途，蕃不得歸，散走平壤間，盡殲之，自是不敢復犯阿罩霧。同治九年庚午三月十七日文明公被害彰化，報至，莊人大憤，執戈制梃，不期而集者數千人，勢洶洶，欲復仇，先伯父偃病在床，聞之大驚，趣出止之曰：彼設弈陷我，今若此是自投其禍也，且黑白未可知，須稍待，衆始散。初城吏以計殺文明公，意我必擁衆至，即以圍城之罪罪之，及聞是言，愕眙而語曰：林氏固大有人也。然是時猾吏奸胥，以我家富，每事傾陷；而文明公之獄尙未平，兵備道夏獻綸又以舊憾故，頗不憚；戴案被抄諸人，亦構辭以訟，凡十數起。光緒五年己卯獻綸既卸任，至省，謁大府請籍林氏之產，大府利之，命會營往；先伯父旣遭家多難，又聞是事，彷徨中夜，數日不能寢食；獻綸抵郡，未久而逝，事稍止。先伯父乃間關至北京，見執政，陳冤抑，故無害。洎巡撫岑毓英來臺，召視案卷，知其誣，而訟始結。先伯父生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四日辰時，卒於光緒八年壬午四月十九日巳時，享年四十有三齡，葬於大里杙莊北勢之田中。配陳氏，名勤娘，號斯恩，生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八月二十四日未時，卒於同治九年庚子九月初七日辰時，享年二十有八齡，葬於阿罩霧莊南勢細埔仔洋。繼室莊氏，名粉娘，法號善白，賦性和藹，舉止端莊，持齋奉佛，五十年如一日，曾受當道表彰節孝；生於咸豐五年乙卯十一月初六日辰時，卒於昭和六年辛未八月十七日寅時，享壽七十有七齡，葬在車籠埔七星山家族墓地。子二：長烈堂、次澄堂。

9. 林文典（林獻堂撰）

先二伯父文典公，諱萬秩，字序卿，號禮齋，奠國公之次子也。母廖太孺人，時方鼎盛，先祖父甚愛之，故不治家人產。性灑落，啖吐風生。嘗自念曰：人居濁世，名利柄柺；千古會心人，唯有信陵君

爾。遂日持斗酒，娛聲色，翛然自得。然事親孝，與士信，待人誠，一家之中怡怡如也。婚後二年舉一子曰紀堂，又三年卒，時爲光緒三年丁丑六月二十三日亥時，距生於咸豐二年壬子正月初一日寅時，享壽二十有六齡，葬於藍興堡內新莊。配邱氏，名彩藻，號淑靜，邑孝廉維南先生之長女也。素嫋內則，事夫以禮，至是欲以身殉；羅太太止之曰：汝子幼，胡可死！邱太孺人乃收淚，侍高堂；早夜撫孤，持齋繡佛，暇則誦金經祈姑壽，未嘗一出家門。洎紀堂稍長！就外傅，歸必課其所習，有不解者，諄諄誨之，督責甚嚴。每顧而泣曰：汝父不祿，維酒之害，汝其慎之！故紀堂善攝生，持行謹，未敢稍拂其心。邱太孺人性又慈惠，每聞災異，輒令紀堂捐賑，歲率數千金。又以里中窮民，年老無所得食，月給米三斗，錢三百以周之；所存活者數十人，至今不改。邱太孺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初四日寅時，卒於明治三十四年辛丑十月十三日未時，享壽五十有四齡，葬於阿罩霧莊南勢細埔仔。

10. 林文欽（林獻堂撰）

先考文欽公，諱萬安、字允卿、號幼山，奠國公之三子也。性溫和，待人接物，出於至誠，而尤以孝友事父兄。我家自遷阿罩霧莊以來，世業農習武，秉忠義，戮力致果，功在旂常；而先考獨好學，勉爲世用。光緒十年入泮，兵備道劉璈見而奇之。時法人方犯臺灣，檄募義勇衛桑梓；遂集佃兵五百，駐臺南，爲南軍援，器械糧秣，悉取之家。已而調駐通宵，並捐鉅款助軍。堂兄朝棟亦率兵赴前敵，與法人戰，有功；一時林氏之名聞南北。事平，當道以聞，註銓郎中，分兵部；嗣請歸養。十四年戊子以清賦功，加道銜；十九年癸巳舉於鄉。而祖母羅太夫人在堂，雅慕萊子班衣之志，築萊園於霧峰之麓，亭臺花木，境極幽邃；家蓄伶人一部，春秋佳日，奉觴演劇侍羅太夫人以游；所以娛親者無弗致。顧尤好義舉，歲率用款數萬金；士之出入門下者，靡不禮焉。嘗道泉州，聞連鄉機門，數十年不戢，怨日深；遂集兩造，陳利害，糜數千金以解之。光緒十五年己丑，河南薦饑，大府

一 輯初獻文記傳姓林坪甫峰霧

募賑，即捐萬金以恤。事聞，旨下有司，賜樂善好施之額。彰化舊有育嬰堂，而款絀不足以濟衆，窮民生女，輒棄於途，見而憫焉；割腴田歲入谷可三百石以充之。福馬刺桐之橋久圯，行者病涉，命工造之。又剏烏日田中義渡，以濟往來，利人之事，知無不爲；病者藥之，殍者瘞之，貧乏不能自存者周之，里黨之人無不受惠。御下以慈，視僮僕若家人，平居燕處，未嘗有疾言厲色，故人皆愛戴焉。初臺灣巡撫劉銘傳經理番疆，興殖產；而中路以腦業爲大。乃偕堂兄朝棟合墾沿山之野，謂之林合；東入蕃界，西至舊墾之地，北沿大甲溪，南及集大山，延袤數十里；於是張隘線，募佃人，啓田樹藝，蕃害稍戢，沿山居民，賴之以安。二十一年臺灣有事，大府命起兵；募鄉勇千名，自備餉糈，令堂叔文榮公統之，駐彰化。旣而詔命割臺，文武多去，四境俶擾，乃以鄉勇分邏各地，護閭閻，衛行旅，故無盜賊患。嗣見勢蹙，謀內渡，而羅太夫人老，不堪涉波濤，匿跡銷聲，居於幽翳，出鋒入鏑，瀕於殆者數矣。明治二十九年六月土匪猝發，襲南投，攻臺中，鄰近莊人亦蠢蠢欲動，先考聞其事，遣人諭止之，故無害。軍事稍敉，大府徵辟，屢賁於門，輒婉辭以拒之，而終不出；唯日侍慈帷，教子侄，極家庭天倫之樂，故世稱貞士焉。三十二年秋以樟腦事務赴香港，並醫痔疾。十月二十一日寅時卒於旅寓。距生於咸豐四年甲寅六月二十三日午時，享壽四十有六齡，越明年歸葬於大里杙莊。配許氏，名鸞娘，號德徽，生有淑德，事姑孝，相夫恭，素亦樂善好施，戚族之中靡不稱焉。生於咸豐六年丙辰四月初六日酉時，卒於大正二年癸丑十一月十二日申時，享壽五十有八齡，祔葬於大里杙之阡。子二：長獻堂、次階堂；孫攀龍、猶龍、陸龍、夔龍、雲龍，女孫關關。

附：東海逸民幼山林君墓志銘（陳榮仁撰）

烏虧！斯爲臺灣林君文欽之墓。君字允卿，號幼山，先世籍漳州之平和。有諱石者，實始遷臺，卜居彰化之霧峰。三傳至君考，諱奠國，與從子剛愍公文察，勦粵匪於閩浙之間，轉戰數百里，以功多擢知府。剛愍既授命，君考亦相繼歿於閩，君扶柩歸葬，益勵於學，補博士弟子。法蘭西

之犯臺也，當事以君將門之裔，曉暢戎機，授兵五百，爲南軍援；君帕首韓刀，出入行陣，歲役無所覶。家近內山，接壤生番，鄉里子弟率習技擊，練跳盪，素以能戰稱；每遇軍興，子姓羣從，執干戈衛社稷，戮力致果，彪炳旂常，蓋屹然忠義鉅家也。君負用世之志，值家門鼎盛，援例註銓郎中，觀政兵部，請急歸養，以清賦功，加道銜。癸巳大比，復捷於鄉。君日侍母側於溪山幽邃之處，闢菜園爲承歡所，蒔花木，畜魚鳥，板輿輕軒，所以娛親者無弗致，咸謂人間清福，天倫樂事，君從此逍遙清宴，終其身無忤意事矣。甲午之歲，陽九告凶，謀國不臧，捐千百里膏壤天險若敝蹠破甑，曾不少加靳惜。於時懷貞抱節之士，棄田宅，遺世業，相率內渡者，踵相錯航相接也。君獨以母氏年高，不任舟楫風濤之瘁，銷聲匿蹤，屏迹幽翳，出鋒入鏑，瀕於殆者數矣。軍事稍敉，始奉母歸隱曩所謂萊園者。東帛徵辟屢責於門，君愀然辭讓，深閉婉拒，若有不忍於中者。嗚呼！君之遇可悲，君之迹可憇，君之心不尤可共諒歟！昔徐元直以母氏之故，去劉卽曹，君子不議其非；毋亦倫紀之間，難於兩赴，各行其是，賢者固不事苟求耶？嗟呼！昔爲華土，今屬殊方，風景不殊，河山頓異；見故國之旌旗，感平生於疇昔，此貞民志士所爲拓戟叩缶拊心而長歎者也，曾謂君其能譸然已耶！君性喜施濟，物力饒沃，又足以副其意；嘗道泉州，磨千金解數十年紛鬥；戊子河南薦饑，出鉅資助賑，得樂善好施之譽，鏃名和表；復捨腴田，歲入三百石爲鄉黨育嬰之費，全活尤衆。至乃造福馬刺桐之橋，剏烏日田中之渡，病者藥之，殍者殯之，窮乏不能自存者賙之，則尤表表在輿碑，遞數之不能終其物者也。君旣終隱，益自晦於農賈之間，歲己亥薄遊香港，即以其年八月二十有一日歿於旅寓。其生在甲寅六月二十有三日，春秋僅四十有六耳。妻許氏。子二：長獻堂，次階堂；次出嗣。女二人，長適呂蘊白，次未行。女孫一。君卒之明年十月初五日，歸葬于本堡大里杙之麓。同人哀其遇，核其迹，原其心，相與誄之曰：「東海逸民云。」不佞與剛愍之孫有連，其家馳書幣，越海乞銘。嗚呼！吾將何以銘君，亂曰：「腆其家，拂其志爲親屈，素其位；昔匪朝異，今不域同，天實爲之，奈何公。」

（穴坐寅向申兼艮坤分金丙寅丙申）

林文榮，號燕卿，文察族弟。賦性敦厚，敏慧且有幹才。清光緒

11 林文榮（陳漢光撰）

一臺文獻

十年，法軍犯臺，文榮偕族侄朝棟守土有功，得賞縣丞的銜頭。十四年再以平彰化土匪圍城，被賞戴五品藍翎，又選用知縣的職稱：同年受派辦理臺灣縣清賦事宜。二十年因粵境有警，被徵升爲補用同知。日據後，不與政事，閒居襄贊地方公益，聲望尚好。

12 林朝棟（林資鑣撰）

先考諱朝棟，字蔭堂，號又密，以世職襲騎都尉。小好讀孫子兵法、韜鈐行陣諸書。年十八、先慈楊太夫人來歸，勸其攻舉子業；然以八比取功名，非其志也。越年先叔祖爲彰化知縣王文啓、道委凌定國所害，舉家冤痛，先考走福州，呼晝於閩督，不得直；入京，哀叩天闕，濡滯於北京多年，遂循例納貲，以兵部郎中敍用。歸臺後適岑毓英奉旨巡臺，治水大甲溪；先考集壯丁數百協助，不費公家一錢，其駕馭工役，用什伍之法，正如明王守仁之督造王越墳也。岑公奇之。光緒十年法人犯臺，欽差大臣劉銘傳辦理防務，岑公以先考知兵，預爲之薦，而地方紳民，亦力請先考禦敵，先考乃率鄉勇與法人戰於三貂嶺八堵等處，奪回基隆；劉公保舉爲候選道員，旋欽加二品銜，賞戴花翎。明年劉公巡撫臺灣，益倚重之，委辦中路營務處；又開撫墾局，擢爲局長，使其招撫各處番黎，開拓荒地。先考募熟識蕃情者，先施之以恩，繼攝之以威，赴罩蘭、大湖、大嵙崁各番界躬親討伐，望風歸化者數十社，開拓土地數百里。朝廷嘉其功，賜勳勇巴圖魯徽號，命統領棟軍全臺營務處。劉公喜先考屢著勞績，而又急公忘私，嘗謂之曰：蔭堂汝知有國，而不知有家，其將何以遺子孫乎！乃給與林合墾契，許其在中部沿山之野，及近海浮復地招佃力耕；並許其專賣全臺樟腦以獲利。光緒十四年清丈臺灣田土；一時民心洶洶，咸恐增稅苦累，羣擁土豪施九綏，嘯聚彰化城。人如蠅蠛，迫縣令焚棄丈量圖冊，縣令報爲民變，乞師彈壓。朱統領先自斗六以兵來，被亂民所戕，上憲大怒，急令先考帶兵二營前往痛勦，鹿港及二十四莊民，禍幾不測。先考念及桑梓之邦，不忍自傷其類，一面向劉公力辯，一面解散亂民，惟執爲首者械送究治；街莊之得晏然無事者，皆先考之力也，至今父老猶能道之。事平、得旨賞穿黃馬褂；清例、以道員而穿黃馬褂者，全國

中惟先考一人而已，聞者榮之。割臺議成，挈眷內渡。丁酉年蒙清廷召見二次，奉詔歸南洋大臣劉坤一處差遣，統領棟軍，防衛海州。先考到是處，措置裕如，安於磐石。特旨命其辦理福建全省團練事宜，而劉坤一則以海州爲江蘇近海要區，電奏留任；迨易鹿傳霖至，先考意有不合，乃辭職歸廈門，經營樟腦事業。未幾、轉寓申江而終，時年五十有四，資鑣與諸兄扶櫬歸漳州，葬於漳州之香亭坂。

13 林癡仙（連橫撰）

林癡仙，臺中人，諱朝崧，字俊堂，建威將軍利卿公之少子也。聰慧絕倫，年十四入邑庠，嗣食餼，顧無仕宦志。霧峰林氏以武德世其家，甲申之後，羣從兄弟皆以功名顯；而癡仙獨寄情詩酒，以文學鳴海上。乙未夏，避亂泉州，游滬上，數年乃歸。

當是時，桑海迭變，名宿凋零，士之不得志於時者，競立詩社，號召徒侶，以作無聊之興會；癡仙乃出而勗之，與苑裡蔡啓運，大社賴紹堯，鹿江陳懷澄及從子南強等結櫟社以相角逐，一時風靡中臺。然社規嚴厲，非積學之士不引納，故社中僅二十餘人也。癡仙既以詩酒自豪，又好客，春秋佳日，輒開大會，南北至者常數十人。旣厭族中塵湧，移居聚興莊，課僮耕稼，築草堂曰「無悶」，遂自號道人。旬日一至大墩。至則招諸友爲詩酒之會。每飲必醉，走筆爲詩，放聲高誦，琅琅出金石。每一篇出，衆爭傳抄，不數日而全臺寫遍。顧時爲酒困。又好色，嘗醉臥美人側。每當意，輒賦詩贈之。北地燕文中，無不知有林子者。其豪放如此。癡仙遂游於酒人乎？嘗慨然曰：「塵世紛濁，名利橫楊，若輩擺脫不棄，千古會心人唯有信陵君爾」。然癡仙事母孝，處族和，急人之難，有古烈士風。其亦有託而逃歟？大正四年冬月初七日，卒於里第，年四十有一。子幼，女二。著無悶詩詞數百首。

連橫曰：癡仙死旬日矣，余乃稍殺其悲，刺述平生，以昭示來許。癡仙一死，而全臺詞人無不洒淚者，以詩界從此寂寞也。友人謝軒曰：癡仙能適其樂，一日之生勝於常人三日。連橫曰：以癡仙之爲人而論之，其果癡也歟？

附：林癡仙哀辭

維大正乙卯十月七日，臺中詩人林癡仙卒。訃至，其友連橫哭之曰：嗚呼！癡仙竟死矣！吾固知君之必死，而不虞其速也。

吾又不虞瑞軒一別，於今四年，而不獲再見也！當吾僑中時，君輒過從，文酒之讌，旬日必會。及吾將遠游，君又來祖道，訂後期。吾以爲數月歸爾，而飄搖萬里，時以尺素詢起居。聞君酒興較前豪也，吾深以爲念。然塵世穢濁，側身無地，青山白雲，人一醉而死，吾以爲有託而逃，而不虞君之以此而損其生也！客冬吾歸自大陸，匆匆南下，未得途次臺中，與君把晤。然相距甚邇，吾又以爲相見之日久，而今竟無期矣！痛哉！嗚呼！君病吾不能一存問，沒不能視含殮，北望愁雲，撫膺涕泣。吾其何以對君耶！然君入地之時，吾雖少暇，亦當親臨窀穸，拊棺一哭，以與君作永世之別也。

君生於簪纓之家，長於書禮之府，全臺詩界推爲泰斗。吾固知君雖死，而精神不死。何也？以君之詩足以永留天壤也。然君不以吾爲不文，而篤愛之，且語吾曰，吾輩論交當爲生死之友，次爲道義之友，又次爲文字之友，最下乃勢利爾。嗟呼！吾雖無似，幸得齒於文字之列，吾當伸紙吮毫，刺述平生，以昭來許。然吾文雖佳，而君已死，復何從拍案稱奇哉？

嗚呼！吾別臺中未四年爾，而旭東死，頌臣死，吾之次女亦葬於大墩之麓，吾尚未往一哭，今君又相繼死。吾此後一至臺中，其何能已於悲傷哉！臨風悽愴，不知所云。

14 林 烈 堂（陳漢光撰）

林烈堂，是文鳳的長子，獻堂的從兄，清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年）六月二十七日，出生於臺中霧峰。自幼攻讀國學，造詣頗深。家巨富，性豪邁，對地方公益至爲熱心。平素喜好種植花木，尤愛音樂、古玩。日據時期，屬於溫和份子，與日人相處甚好。得有紳章及紺綬褒章之授與。歷任臺中廳參事、州市協議會員、嘉義製腦組合長、臺

灣製麻會社取締役、臺灣製麻會社取締役、臺中製糖會社社長、臺灣商工銀行取締役及監查役、祿祥拓殖株式會社社長等。娶妻陳氏名甜，生有五男六女。

15 林 紀 堂（陳漢光撰）

林紀堂，是文典的獨子，獻堂之從兄；在乃祖奠國派下算是長孫。爲人溫恭和順，氣質清秀；耽好詩書，喜愛花木，優遊自適，風度可嘉。對於地方公益，尤爲熱心，民國三年，曾與獻堂等發起捐出巨資，創立臺中中學（今臺灣省立臺中一中前身）；德望甚高。

16 林 獻 堂（陳漢光撰）

林獻堂，諱大椿，號灌園，文欽的長子；七歲入家塾，就蒙師何趨庭受業。十五歲時，值割臺之變，一度避難泉州。十八歲與楊水心夫人結婚，二十歲喪父。越二年，初任霧峰區長。後來，他斷斷續續就任日本公職者有：臺中廳參事（三十一歲）、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（四十一、五十二歲）、皇民奉公會大屯郡事務長（六十四歲）、貴族院勅選議員（六十五歲）；其在實業方面的銜頭也很多，如：臺灣製蔬株式會社監查役（三十二歲）及取締役社長（三十五）、南洋倉庫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（四十歲）、大東信託會社社長（四十六歲）、彰化銀行監察人及董事（五十五歲）等。這些，似乎是無所可述的；他的有聲有色的一面，却是在社會運動及文教方面的表現：當大陸上滿清政府被推翻的那時，正是他三十一歲的時候；也可以說是他年壯有爲的黃金時代的開始，就從這時候起，他受中國內地革命成功的影響，就決心獻身「革命」。不過他的革命，是着重在民權方面的爭取。這種方針，與其說是受島內武力革命失敗的教訓，無寧說是接受梁啓超所建議。那是在民前二年，先生偕甘得中往訪梁氏。曾詢以：臺灣處異族統治下面，政治受差別，經濟被壓搾，法律又不平等；最可悲痛者，尤無過於愚民教育；這種處境，不知如何是好？梁氏答謂：「三十年內，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，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；在初期愛人一有暴動，小則以警察，大則以軍隊，終被壓殺無一倖存，

後乃變計：勾結英國朝野，漸得放鬆壓力，繼而獲得參政權，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。」他最早的社會運動，是從提高民智、改良風俗着手，如組織「天足會」、「斷髮會」，以及呼籲嚴禁鴉片、破除迷信等等。但確實具有革命意義的事，還是參加板垣退助伯爵的同化會為開始。在這裡須特別提明者，板垣的同化會並不是日本人同化本島人；而是溝通中日民族情誼，互愛合作，體天皇一視同仁的意思。可是

板垣結果是失敗了。與日人顯貴合作的社會運動雖然失敗，但給予臺灣智識界的影響却非常大，如王學潛、林俊堂、蔡惠如、林祖壽、蔣渭水、蔡培火、楊肇嘉、林呈祿、陳逢源、蔡式穀、葉榮鐘等無數的智識份子，却是在那時候先後參加社會運動的。在同化會失敗不久，先生乃再向臺灣總督呼籲改革臺政，繼而赴東京請求撤銷六三法案（准由臺灣總督得發佈與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），當即被舉為新民會會長，旋又被推為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領袖。臺督為彈壓此一運動，也用治警事件拘捕參加份子。在這事態發展之前，在東京島人已有了為民喉舌的臺灣民報（由臺灣青年、臺灣改名），先生任社長，惟發刊後頻被禁止。其後數年，每到日本帝國議會開會，先生必往東京大聲疾呼，極力奮鬥，期在必成。到了民國二十一年，日本軍閥執政，發生所謂「一二八」事變，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才被迫中止。先生領導此種運動時間足足達十年以上，可知先生勇往的精神和不屈的毅力之一斑。

先生於政治性社會運動之外，對於提倡文化、培育青年，以及振興民族資本，也無不盡其力，如臺中一中便是他與其家兄等捐建的；本島青年，赴日求學，受他資助的亦甚不少。此外，他亦是一位善文能詩的人。光復後首任彰化銀行董事長，任省府委員繼而兼任臺灣省通志館長，改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後亦被任為主任委員。三十八年九月赴日療病，越七年，終沒於異鄉。嗚呼！先生為人謙虛、真誠、深慮、識大體；內剛外柔，可稱為日據時期之臺灣民眾領袖，當之無愧！

峰。民國十二年任霧峯莊長，後任三五產業公司及五郎合郎會社代表者。為人敦厚，在日據時期中，一切社會運動，皆以獻堂馬首是瞻。娶妻施氏名紗，有子二，皆得學士位。民國四十三年二月逝世，享壽七十一歲。

18 林仲衡（陳漢光撰）

林仲衡，字資銓（又作資荃），號壘隱；是朝棟的次子。出生於臺中霧峰。乙未臺變回籍，讀書福州，來往閩臺間。返臺後亦是櫟社之一員；詩清新可誦，著有「仲衡詩草」。

19 林祖密（採自臺灣省通志稿人物志）

林祖密，字季商，號資鏗。其先由閩之平和移居臺灣彰化。祖林文察福建水陸提督，父林朝棟受蔭統領全臺營務，有征番平匪破法三大功。母楊氏亦以智勇協助殲戮侵臺法軍，封一品夫人。祖密生於將門，年甫十二，隨父征番。清光緒乙未割臺，朝棟以抗日無成，率家遵旨內渡，仍以祖密回臺治產。父歿，祖密則棄臺歸閩廈。民二年春向日本駐廈領事署申請退籍，是冬由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發給恢復國籍第一號執照。先於南靖徑口着手墾牧公司，尋聘鑛師王某赴龍巖、漳平等處測探煤鐵礦區，知龍巖等處煤鐵富藏甲天下，如得開發，足供世界五十年之運用，奈非藉陸上之火車鐵道，則必由北溪水途舟運。其時僅北溪有船自龍巖上流直下，經漳平而達華崶（今改華安縣）。杉木成排自龍巖順流而下至羅溪鄉，必另雇該鄉專門放排工役，並將每排杉木解散，而依材料截短之，方可衝越湍灘而下，直達浦南杉行，分發漳碼廈門。其他船載之貨物僅至華崶入棧。雇人工挑越峻嶺至新墟運輸行，另配船可達浦南江東橋等處分發。祖密為龍巖煤礦之計劃，勢必從水道交通入手，特聘香港馮竹溪工程師，躬與率隊入北溪華崶測勘各灘石塊石粒及其開鑿之工程等，擬定北溪華崶疏河公司章則，呈請漳州道曹，轉請福建督軍李立案，尅日造浮艇駕機器，由政

臺灣文獻

林階堂，文欽次子，獻堂之弟。清光緒十年九月，出生於臺中霧

府特給彈子炸藥帶隊前往，時北溪一帶土匪如麻，非衛隊不可。祖密

因北溪春夏水高不利工事，祇於秋冬得以疏鑿，雖曰區區二十五里之疏鑿河道，而費時，幾及二年，動資且達二十萬元所不計焉。工事既竣，不但杉排可以不分拆而下，即貨船亦得直達往返目的地，祖密於北溪交通事功至今稱焉。民三年駐廈護軍使黃培松，本欲委祖密任下游清鄉督辦，於實業百忙中，曾聘請廈門關洋員，每日清晨集同志二十四人，在鼓浪嶼作軍事訓練，以備帶隊之用，旋因袁世凱稱帝而罷。初祖密奮起追隨國父從事革命，嗣後收編閩南所有之靖國護法兩派

隊伍，前後由臺灣乃弟瑞騰計匯寄數十萬接濟軍需。民七年受孫大元帥

委任爲閩南軍司令。統率莆仙永德大田等七縣民軍，是年四月二日李厚基電令唐國謨在鼓浪嶼捕祖密拘於工部局數日，幸工部局及各國領事不許唐國謨引渡，又護之登輪避赴汕頭。民九年任粵軍第九支隊司令，後改委汕頭警備司令。民十年以大元帥府參軍兼侍從武官任廣三鐵路監督。民十一年任閩省垣水利局長。民十四年春，以北溪河道、龍岩漳平礦區，以及南靖墾牧公司等事業，有重整之要，且有秘密工作使命，躬至華安住於疏河公司，擘劃指導一切。是年八月二十三夜，突被張毅部旅長楊某乘夜襲擊而槍殺之。漳廈人士聞之咸爲痛惜。祖密體精幹，性剛果，眼奕奕有英氣，素擅國技，善射擊，喜遊獵，爲人方正少嗜好。其革命精神雖遭危難至死不渝。其承先啓後可謂謹嚴。卒年四十有八。民國念九始請得中央政府撫恤並將其革命事實載在黨史。

20 林 資 修（陳漢光撰）

林幼春，字資修，號南強，晚年又號老秋。清光緒二十年，出生在臺中霧峯；是文察之侄孫，朝崧的從子。自幼好學，博覽羣書，學貫中西，尤工詩賦，本島詩壇，奉爲泰斗；與湖南溟、連雅堂、并譽爲日據時期三大詩人。乙未臺變，年方十六。民族意識濃厚，頗具反日思想，後來跟隨族叔參加社會運動，貢獻甚多。歷任阿罩霧區長、霧峯信用組合長、臺灣民報社初代社長、臺灣新民報社顧問等。著有「南強詩集」二卷。

21 林 猶 龍（陳漢光撰）

林猶龍，獻堂的次子；清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五日，出生於臺中霧峯。幼入家塾，九歲偕父往日本東京，初讀小學，繼讀高師附中，最後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。遊歷歐美後返臺，初任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外交課長，後就霧峯莊長及華南銀行董事。光復後任彰化銀行常務董事，繼任董事長。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十七日逝世，享壽五十四歲。娶日本藤井愛子爲妻，生有五子二女，先猶龍早逝。

22 林 資 彬（陳漢光撰）

林資彬，是韓堂的長子，獻堂的族侄；光緒二十四年六月，出生於臺中霧峯。平素喜騎馬、射獵。日據時期，曾參加社會運動；歷任宏業株式會社社長、新民報社取締役、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取締役。娶妻吳氏名怡，生有二男兩女。

本文參考資料目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光緒劉銘傳著 | 劉壯肅公奏議 |
| 光緒王松著 | 臺灣詩話 |
| 民國連雅堂著 | 臺灣通史 |
| 民國傅錫祺著 | 櫟社沿革志略 |
| 民國連雅堂著 | 雅堂文集 |
| 民國五年林輅存著 | 族系考 |
| 大正五年臺灣總督府編 | 臺灣列紳傳 |
| 大正八年鷹取由一郎著 | 臺灣詩乘 |
| 大正十年連雅堂著 | 林文察傳 |
| 昭和九年臺灣新民報編 | 臺灣人士鑑 |
| 昭和十二年莊嵩編 | 林氏家傳 |
| 昭和十八年興南新聞編 | 臺灣人士鑑 |
| 民國四十九年葉榮鐘編 | 臺灣省通志稿人物志 |
| 民國五十一年王詩琅編 |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|